

沉郁顿挫 寄慨深广

——杜甫《登高》再读

王旗

(四川南充开放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登高》是杜甫的代表作，具有极高的艺术性。诗人以中国传统文人“悲秋”的方式，将深秋萧索的自然景况（物景）与晚年凄苦的生活处境（心景）有机结合，抒发了生不逢时、行将就木的哀伤愁绪。全诗遣词精准、意境自然，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堪称“七律之最”。

[关键词]杜甫；悲秋；安史之乱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5.2246

回归文本，重读经典，对名篇佳作往往会有更深的理解。再读杜甫《登高》诗，就有这种感觉。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是唐朝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产生的伟大诗人。和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一样，本来家境殷实小康的杜甫年轻时也曾怀抱建功立业、经世济国的鸿图大志，希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元杂剧《虎涓夜走马陵道》），靠科举跻身上层社会。无奈府试上榜后待守京城（长安）十年间，几次参考进士最终都名落孙山，孜孜以求的科考晋级之路就此止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抱负没有实现不说，反而因“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的社会动荡而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同上）的憋屈生活，有时甚至于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句，敝衣何啻悬百结。”（杜甫《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二十多年作客异乡的颠沛流离生活，对杜甫关注国事民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病逝前在西南巴蜀地区漂泊不定的那十多年里，他更是创造性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七言律诗，如《登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等，这些作品除了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外，都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主题。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垂暮之年又病患缠身的杜甫流寓夔州（今重庆奉节）。他于深秋之季临江登高、抚今追昔，写下了《登高》一诗。在诗中，杜甫既嗟叹自己生不逢时，常年羁旅飘泊而今孤独病老的际遇，又抒发了“安史之乱”后时局动荡、民生维艰的愁思，体现了重大的社会现实主题。

二

诗由写景开头。首联两句共写了风、天、猿、渚、沙、鸟六种景物，它们形象鲜明，接连而出，勾勒出了一幅暮秋时节登高远眺时的壮阔场景：远望去，只见天际寥廓，秋风凄厉；山猿长啸，空谷传响。近看来，却见潭寒涧冽，水清沙白；水鸟盘旋，无枝可依。郦道元《水经注》引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山猿的哀啸自古以来就容易让羁旅之人和贬谪之士触景伤怀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从而陡生不可名状的孤寂落寞愁绪。由此起头，便为全诗定下了郁结不畅、忧怨冷清的基调。这两句既有远眺寥廓高远天际空间的写意，又有近观夔州三峡秋景秋色的工笔；既有动态的（“风急”“猿啸”“鸟飞”）描写，又有静态的（“天高”“渚清”“沙白”）展示，立体而生动。

颔联两句，上句承上联首句，写山景；下句承上联次句，写江景。“无边”极言空间之广阔，“不尽”极言时间之久远。落叶“下”而江水“来”，山川景物往复交织，仿佛诗人目之所及的一切景况物象都融进了这萧萧落叶、滚滚江水之中，很直观有画面感。以“萧萧”摹声，“滚滚”拟状，双声叠字的运用使诗句抑扬顿挫、声韵合谐，读起来铿锵悦耳，充满了美感。

以上两联重在描写登高时所见所闻的自然之景。接下来的两联重在抒发作者触景生情后的所思所感。

颈联两句点出了诗人登高的时间（“秋”）和地点

（“台”），把眼前辽阔高远之景与胸中郁闷愁苦之情联系起来，形象地概括了自己命运多舛的一生，并和“悲秋”传统自然地契合了起来：“常”年漂泊在“万里”之遥的异地“作客”，又恰遇清秋时节，心中已经别有一番滋味了。登“台”眺望已添乡愁，何况是“百年多病”之“独”自一人！仕途的挫折、生活的艰辛、家人的离散，加上官场的污浊、时局的动荡、民生的凋敝……使杜甫深深地感受到了世事的艰难。“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汉乐府》）自从战国时的辞赋家宋玉在《九辩》中吟咏起“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以来，中国文人便有了“悲秋”的共同情结；但凡受到了挫折打击，失意苦闷之余，便要移情于冷清萧瑟的自然之秋，以众芳摇落、百卉凋零的秋景秋物寄寓自己内心的苦痛与伤悲。“悲秋”似乎成了古代文人士子独有的文化性格。有人说文人士子“悲秋”的背后实际上是悲己的不得志，悲己的怀才不遇。移情也好，寄兴也罢，其实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总结的：“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这一联十分沉痛地写出了诗人常年漂泊异乡、颠沛流离之苦，抒发了诗人年老体弱、孤寂无助之愁。杜甫晚年多种疾病缠身，凄凉孤苦的生活景况，在他的诗中是有反映的，如：“缓步仍须竹杖扶”（《寒雨朝行视园树》）、“肺病久衰翁”（《秋峡》）、“衰年肺病惟高枕”（《返照》）等等。从颈联与颔联关系讲，“万里”与“无边”相呼应，写出了空间的寥廓；“百年”与“不尽”相映照，写出了时间的久远。颔联浩荡奔腾的宏大气势，映衬出颈联沉郁悲伤的情调；颈联深广沉重的嗟叹，又丰富和深化了颔联开阔博大的意境。

尾联两句可谓是诗人“独登台”后的自怨自艾、顾影自怜。“艰难苦恨”四字，蕴含着极其丰富而微妙的思想感情：既有忧国忧民、悯时伤乱的家国情怀，又有对常年羁旅飘泊，而今疾病缠身的嗟叹忧愁，还有对人生苦短、行将就木的无奈哀叹！秋风萧瑟之际，白发弥添、忧愁满怀“独登台”的诗人，因为病痛（据史料载，杜甫晚年时身患肺病、糖尿病、痛风等多种疾病）的长期折磨，已经连借酒浇愁都做不到了——风烛残年的“诗圣”晚年生活竟如此凄惨悲苦，怎能不让读者唏嘘感叹！

三

《登高》是公认的杜诗名篇，有人甚至誉其为“古今七言律第一”（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它将现实主义（内容）和格律诗（形式）完美结合了起来，对声律的运用达到了神通之境，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特色。全诗五十六个字，动静结合、远近互补，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无边无际的秋色秋景同深沉丰富的身世感慨相互生发，寥廓苍莽、雄浑浩荡的阔大场面同细针密线、层次井然的章法布局巧妙结合，对个人命运的感喟嗟叹同对国事民生的忧愁忧思融为一体。加之四联八句全部对仗工整，毫无板滞生涩之弊，文质兼美，达到了七言律诗创作的至高境界，值得我们反复欣赏。

参考文献

[1] 封野. 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演变[J]. 云南社会科学, 2001, 000(006): 86-90.

作者简介:

王旗, 四川南充开放大学教授。